

# 韶山问道

■伍正华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那是百年前的一个清秋。枫叶红透,稻菽金黄,韶河碧透,梨花芬芳,秋风沉醉。

一个少年收拾好行装,一根竹扁担,一头是一个包裹,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、蚊帐、床单;另一头是一个篮子,放着两本书。风撩起他的长衫,晨曦打在他脸上,目光里写满笃定前行的坚毅。

这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间小道,母亲就是沿着这条小道把3岁的他送到外婆家,一待就是6年。这条小路,因此被亲切地称为“外婆路”。

这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间小道,从韶山冲茅塘出发,穿滴水洞、过滑油潭、翻云盘山,行程8公里,就到了湘乡外婆家。

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,自己挑起的将是一个饱受百年凌辱的民族的前途与命运,找到的将是一条深刻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真理大道。

那一年是1910年,毛泽东17岁,已经长成一个“壮劳力”了。他的这次出走,不再是“走亲戚”,而是要走出韶山冲,去寻找另一条路。

为了弥补父亲损失一个“长工”的遗憾,执拗的毛泽东,东挪西凑了12元钱塞到父亲手里,那是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。他与父亲曾有过各种“不对付”:10岁时逃学,家人找了3天才找到;13岁时被父亲追打,威胁父亲再往追就跳进水塘……

毛泽东回忆说:“我学会了恨他。”实际上,他与父亲的矛盾,是“两个算盘”之间的矛盾——父亲一心想要他算弄好家里的小算盘,他却想着打好天下的大算盘。

我曾多次拜谒过韶山,每一次都被神

圣所包裹。对这条小道,更是情有独钟。8公里的山路,像是一条时光隧道,系着两个世界:一头是封闭的山村,一头是现代文明。

在东山学校这所“洋学堂”,毛泽东广泛接触了维新派等新思想,从“洋教员”那里知道了日本,从一篇文章里第一次知道了美国,从《世界英杰传》里知道了拿破仑、叶卡捷琳娜、彼得大帝、格莱斯顿、卢梭和林肯。

毛泽东立志出乡关,不是为自己谋生路,而是为国家和民族谋出路。就像后来,他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作出的论断:“国家坏到了极处,人类苦到了极处,社会黑暗到了极处。”对毛泽东等仁人志士而言,因为看不清前行的方向,找不到民族的出路,心情也是苦闷到了极处。

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:“对于宇宙,对于人生,对于国家,对于教育,作何主张,均茫乎未定……抑且大觉糊涂。以糊涂为因,必得糊涂之果,为此而惧。”

这种困惑困顿困窘困厄,从他最初的职业选择体现得最明显。到长沙后,他一度靠着看报纸广告,选择自己的职业……每每报一次名,毛泽东都会给父亲写信要钱,都得搭上上一元报名费。

这种困惑困顿困窘困厄,从他在京城的生活可以窥见。在北大后门的一个大杂院里,他跟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,每逢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;因为手头拮据,8个人合买一件棉衣,出去的时候轮流穿。即便后来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,但由于职位低微,大家都不理他。

即便如此,却从没有挡住他的上下求索。纵观毛泽东一生,不是在寻路,就是在赶路。他的坚忍不拔,他的处变不惊,他的宽容大度,他的远见卓识,无不呈现出一种令对手都敬佩的“心之力”。

们依然开着电视,津津有味地听着晰晰啦啦的声音。在这片远离人间烟火的边防驻地,他们把寂寞孤独转换成了无私的奉献。

在边防军人们心里,也有浪漫的风花雪月,但那是尚武的铁马秋风、战地黄花、楼船夜雪、边关冷月。脚下站立的地方是中国,界碑上镌刻着戍边人的如磐忠诚。边防军人把对党、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,融进实际行动,书写成四个大字——国泰民安。

脱下的是军装,褪不去的是军魂。那抹绿永远润润着边防军人的精神底色。

2018年,公安边防部队集体转业换装,战友们含泪脱下征衣。在我看来,战衣不只有橄榄绿。换上制服,成为移民管理警察,也是战士再次出征。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,战友们初心不改、本色不褪,赓续传统,传承使命,逆行的身影仍旧飒爽挺拔。特别是在外防输入斗争中,大家齐心协力,在国门筑起了一道道坚固防线。

在移民管理机构组建3周年之际,我不禁缅怀那段如歌的军旅岁月,战袍在身就是战士。共和国第一代移民管理人,在口岸边境朝迎日出、暮送夕阳,只要战袍不脱,就永远冲锋不止。

他曾与朋友约法“三不谈”:不谈琐事,不谈金钱,不谈男女之事。“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——人的天性,人类社会,中国,世界,宇宙!”他甚至于大声疾呼:“天下者,我们的天下;国家者,我们的国家。社会者,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说,谁说?我们不干,谁干?”

他时刻在做思想、文化、精神,以及体魄上的一切储备。他曾每天早起走3里路去定王台的图书馆,第一个到,晚上最后一个走,中午仅靠两个米糕充饥;他喜欢跑到岳麓山顶,对着树木大声讲话,朗诵唐诗;他曾约友人不带分文,行程900多里,用一个暑期走遍5个县城;他还是一个“挑战”者,即便大冬天也要在湖南一师的那个井旁洗冷水澡。

当然,他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“游泳健将”,经常与蔡和森等好友去湘江游泳。游完后,“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,兴之所至,随意漫谈。他们的身体沐浴在流光晚照之中,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。”

想想看,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艳羡的少年发奋图啊。他们忘记了烦恼,忘记了穷困,忘记了给自己谋一官半职,却没有忘记“民之所呼”,没有忘记“国家大者”,“以真理为归,真理所在,毫不旁顾”。

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同样经历了困惑与迷茫,徘徊与挣扎。“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。”“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,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……”“我正在找寻出路。”

多年以后,毛泽东回忆说:“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?听都没听说过。”

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,是表兄文运昌给他送来的《盛世危言》——开头第一句“呜呼,中国将亡矣”,让青年毛泽东受到心灵震撼。他说:“我读了这本书之后,我为我的祖国的将来担心,起始认识大家都有

救国的责任。”

1915年某天晚上,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吹着风,望着星空,想着创办新民学会。

1918年4月,在荣湾村蔡和森家里,新民学会宣告正式成立,点亮了湖南天空中第一盏红色信号灯。巧合的是,出席会议的人数与党的一大一样,也是13人。新民学会成立时,除了毛泽东和蔡和森,还有何叔衡、李维汉、萧三等11人。

毛泽东回忆说,那一天天气晴好,微风吹拂着蔚蓝色的江水和湘江两岸鲜绿色的小草。这一美景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1920年,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。这一年,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,而且从此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

1921年6月,在“黑云蔽天,作欲雨状”的天色中,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湘江边搭乘一艘轮船,赶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。

山间小道与革命大道,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历史暗合。纵观毛泽东的一生,从来没有停止过寻路与探路。长征途中,他曾亲笔写过一张《行军告示》:“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、小路、直路和弯路。”“走过白天是黑夜路,走过黑夜是白天路,走过天涯还有路!”“走上坡路、下坡路、岔路和斜路,还要准备走绝路!”“走完绝路,我们再赶路!”

不知道在后来风雨如晦的岁月,抑或红旗漫卷的征途,毛泽东有没有想起过这条韶山小道?倘若当年没有走出这条小道,中国的革命道路是否会重新改写?这条小道,见证了一代伟人的求索与成长,也见证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。他们少年时艰辛寻路的样子,何尝不是我们党少年时艰苦求索的样子!



唱军歌(油画)

李明峰作

是一个人的狂欢”,特别是当我在看了《解放军文艺》刊登的文章后,心中也渴望像作家那样写些文章发表。其中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家阎欣宇,他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,或许因为我们是同乡,所以看他的文章很亲切,很容易产生共鸣,让我联想到我的边防生活,虽然艰苦,却值得用一生来铭记。

那天,我决定将写边防生活的文章整理好,寄给《解放军文艺》的编辑。可我在的地方投稿有很大难度,我们和外界唯一联系就是定期来的供菜车。思量再三,我打算以传统书信形式向编辑投稿。开始,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,我知道我的文笔还比较粗浅。但我也相信,我们的故事有独特的魅力……让我没想到的是编辑收到信后,很快就和我取得了联系。在交流过程中,我渐渐明白了自己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法,并尝试将身边的故事写得更生动,好让身边的美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。

我从《解放军文艺》中不断汲取营养,学会让自己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,学会发现边防生活寂寞和孤独背后的富饶和精彩。在这天地之间,在这峰颠湖畔,有《解放军文艺》中的故事与我相伴,有一曲曲战歌在我心中唱响,那一段边防生活,过得竟是那样充实和精彩!



“猛虎红八连”是一个英雄连队,但猛虎也有“打盹”的时候。

2014年秋,简春从兄弟连队指导员岗位调整到八连任连长。上任不到一个月,团里组织年终军事训练考核,八连得了第二。

战场无亚军,沙场第二也是失败。这让简春如鲠在喉。

这个诞生于1927年黄麻起义中的连队,参加过战役战斗上百次,“猛虎红八连”的威名是靠打仗打出来的!

分析这次考核,连队落后了,现象在战士,根源却在带兵人,总认为上级会保荣誉连队。长此以往,官兵拼搏争第一的劲头减弱了。

简春把“思想纠偏”作为连队风气建设的抓手,建议连队党支部调整了骨干队伍,制定了连队“双争”评比细则,提出了“猛虎红八连”官兵10种品德、日常养成10个细节;每周公示训练考核排名。

有个老兵在5公里考核中没跑完就退出了,有个哨兵上哨时分心走神被团里纠察通报,两名战士当晚在全连做了检查。有个面临退伍的士官,训练总是跟不上趟,被简春批评了几次还是没有起色,简春便毫不客气地说:“一个老士官连5公里都跑不及格,还能像老前辈一样打胜仗吗?”

这名士官找指导员“告状”,说连长管得太严、太死板,一点人情都不讲。

简春跟全连官兵说:“我只想让八连赢得应有的尊严!”并强调了八连的座右铭:“八连面前无困难,困难面前有八连!”

简春带着全连官兵来到连队荣誉室。

他们温习连史,学习连队涌现出的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;各班排轮流在荣誉室展开大讨论,总结失败教训。简春还写了一份检讨,贴在黑板上。

不久,简春带着连队到海拔3000多米的野外训练场驻训。为了开展补差训练,简春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,带领补差小组跑5公里,下午全连再跑一个武装5公里,每周跑一个武装10公里,每月跑一个武装20公里。简春还让战士监督全连训练,特别是连长、指导员的训练次数、强度、效果。有一次,进行5公里测试,在最后的冲刺中,简春不慎被一块石头绊倒,摔得头昏眼花、手脚麻木。最终,他硬是一瘸一拐走到终点。

驻训4个月,连队5公里成绩全面提升。

驻训结束,全师进行建制连军事训练各课目考核比赛,“猛虎红八连”夺得3个第一、两个第二,总评第一的成绩。接着,参加战区、战区陆军、集团军考核,均取得同类型单位第一。

“猛虎红八连”又回来了!战士们走在路上,昂首挺胸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2016年年初,集团军组织步兵特战连比武,八连面对的是特战旅专业特战兵和兄弟部队专业侦察兵,一番搏杀后,八连仅取得第五名的成绩。

但简春输得没有怨言。他深知,未来作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,很可能就是跟强敌的“不对称”作战,他们只有用连队的血性,锤炼战胜强敌的过硬本领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比武过后,他们转到野外战术训练场,参加战区陆军战备拉动试点演示活动。当时,八连比其他单位晚了半个月,并承担着作战行动演示和编组任务。时间紧迫,连队早饭后挖工事,一直干到天黑。晚上,干部骨干还要推演课目。构工遇到砂石地,铁锹和镐用坏一大半,人均手套用坏3双以上……简春鼓劲儿说,碰上硬仗,没有什么绝招,就是狠打狠练!

7月,连队移师戈壁沙漠驻训,担任高海拔实兵演习示范课目。戈壁沙漠远离城镇,保障比较困难,洗脸洗脚只能共用一盆水。白天热,晚上冷。风沙从早吹到晚,搞一遍冲刷训练,官兵全身满脸都是沙土,相互之间只能呼喊名字辨认。

9月,八连又机动上千公里,从戈壁沙漠到雪域高原。简春白天组织连队训练,夜里参加训练推演。在最后一天的训练中,简春带领连队从凌晨4点出发,雪地潜伏3小时,又向海拔5000多米高地徒步冲击。冲击到“敌”第一道堑壕时,简春出现高原反应。他趴在山上艰难地用电台指挥攻击小队,按计划自主协同攻击。

时任团参谋长感动地说:“简春是用生命在捍卫八连荣誉!”

# 「猛虎」的血性

■马三成

考核结果,八连取得集团军和战区同类型单位第一。八连被战区评为联合训练研讨活动先进单位,上级给简春报请二等功,他却说:还是多考虑战士们吧!

2017年9月,简春带领连队再次机动千里,到高原驻训。根据实战要求,简春自行设计创新课目,提出官兵要具备“人人能侦察引导、人人能精确狙杀、人人能自救互救、人人能野战生存”等实战能力。

年底,八连被战区陆军评为先进连队。简春与四班班长阳锦同时荣立二等功。

2018年初,集团军依托旅里进行战训法集训,简春担任步兵班进攻地堡的示教作业和步兵排分段作业的示范教学。

事后,集团军工作组评价说:“这个连长的组织指挥能力、形象气质、演示路子等,都是集团军最好的,也是值得借鉴的。”

当连长4年,简春让一支连队重新变成了“猛虎连”,他也从连长被破格提拔为营长。

三

从“猛虎连”到合成营,简春的角色转变,一开始并不顺畅,甚至走了麦城。

上任两个月,简春在海拔4500米的外训地组织指挥实兵对抗演习时,输给了特战旅一个模拟蓝军分队。

演练复盘时,上级指出了简春存在的问题:身子进了合成营,脑子还在传统的步兵营。

简春如梦初醒,一场“头脑风暴”从自我开始。针对未来作战对手,选择类似地域作战环境,简春反复研练战法打法……

2019年8月,简春带领部队参加集团军组织的合成营战术演习。红蓝实兵对抗,他指挥的合成营再次扮演红军,凭借扎实硬功,终于战胜蓝军,取得胜利。

一路走来,简春验证了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:战士的激情需要点燃,这种激情是战胜困难和对手的强大力量。年轻官兵都有虎虎生气,带兵就是要唤起这种血性!

今年初,简春被陆军表彰为第三届“四有”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。

面向未来战场,如何让“沙场猛虎”变成战场上的“无敌猛虎”,营长简春正在“追问”中向前迈进。



长征

第5207期